



清源文獻卷之六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頌

德勝頌二章 并序

唐歐陽詹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  
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  
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  
尋舊步地轉恒軸交糾迴薄將有結于常沴自春三  
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為

霖淫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太和人神鳥獸魚鼈咸  
若騰歡心揚臺靈欣欣熙熙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  
蒼潛相身磨力強者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  
而不就氛侵霽為慶雲烈景暎為祥光油油熏熏宛  
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青氣欲  
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  
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圻至  
是土膏融甘液宣若决淳泉若開湧湮豐本增岐苑  
荒繇繇無磽確良沃獲一十於百千騰蔬雲蟲以委  
圃餘粮嶽峙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

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瘡  
又焉得成與况奔走游沫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  
歛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療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  
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  
仁則湯有黎暍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  
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  
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克塞洋溢光合而邁古矣元元  
冀蚩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  
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  
乎無窮而以德勝日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飲梁匪徒我飫梁  
餓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青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厭菽犬豕梁肉盛矣  
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泉州重建學頌 并序

宋張讀

清源郡學以紹興丁丑閏十月甲申重建越明年戊  
午二月乙丑訖功教授正錄率生徒連鏹惠訪蓬華  
讀疲憊岑寂倒屣迎肅廼屬記新學之本末顧氣  
衰才盡避席再四不克辭謹採摭而叙之維學宮之  
建在州城南之東門直于庶以闕通衢擅山川之壯

氣踐槐襲袞元勛偉節世有名人厥後太守高傑  
私憾遷而西之衣冠遂減疇昔鼓篋來游者每憤惋  
焉舍法之初斥養士之額厥地褊迫不足以容冠履  
大觀三年鄉先生龍圖柯公述解組還第徇粉榆之  
輿情審芹莠之故址乃扣州牧自西而東今學是也  
然廣輪雖延袤而基失庫下時雨浸淫壞屋壁者屢  
矣加之行門隙地已給編戶未仍舊貫生徒訥訥至  
興獄訟竟以居民高貲沮格不行不獲已經委巷而  
出士氣伊鬱積年于茲紹興丙辰冬富沙劉公于羽  
以忠孝名家清華重望抗請鄉邦便養來曳泉山之

絃坐席未溫已大播桃李袴襦之誼鈴齋餘暇解榻  
優賢適以上丁從事于學前期齋淪裴回周覽憫館  
舍之頽隘進諸生而告之曰學校不修太守之責也  
時雖開闢詎忘俎豆乎遂有經營之意會有甘泉庵  
沒財鳩工市木命浮屠惠勝等掌之委教授戴緯駐  
泊張謹共董其事增庠而高凡二尺餘殿儼其中螭  
蟠翬展從祀修廊以翼左右為堂二以集講論齋十  
有二以分肄習職事位亦如之御書有閣祭器有庫  
祠房燕亭賓次庖廩之屬一新輪奐又贖庾門舊地  
以捐紫帽之峰橫跨石橋因南溪支流入自巽方遂

長河濬青草池納潮汐於橋之下則學宇告備矣  
教官廨舍在學之右乃衿佩函丈之地亦廣而新之  
閱十旬畢工靡金錢五萬餘緡公帑民力無絲毫擾  
父老士民樂輸金以犒役既成車蓋填壅萬口一詞  
以為東南壯觀雖壁沼賢關規模不專美也先是興  
役之際熊軾婁臨趣工彌切至忘寢食因感微恙而  
方技之流謂歲星日直薄有咎證公慷慨敢為初不  
消擇以招無妄神介正直指日視事而公力丐宮祠  
士子願借留不克從欲無由報萬一營生祠講堂之  
左巖巖清峙庶幾朝夕景仰焉讀嘗聞魯侯修泮宮

當時有史克頌之鄭僑不毀鄉校後世有韓愈頌之  
並能流芳古今學者慕尚矧雄偉不常之功超魯躋  
鄭蕪索匪工輒希二頌為文以揄揚之頌曰

赫赫清源甲于閩山有屹其巘有澄其淵地靈人傑

龍虎舊傳差肩蘊藻煒燁青編謂歐陽詹登龍虎榜與蘊藻齊名也我

宋龍興化被幅員茲惟望郡首建學宮卜云其吉雉

城東偏公卿紛還譽藹中原高侯逞憾乃西徂選中

雖克復未正門闌士氣不振殆幾百季躓矣劉公忠

義蟬聯輟自紫橐來擁朱轡雍容才刃視牛無全鈞

禮韋布載笑載言時惟上丁齋戒告蠲顧瞻廊廡臺

榭圯輒惻然動色予職承宣學校不修又誰咎焉

入意匠乃趣工班材如雲委祀梓楠榎百堵俱興如

飛如翰門直于西前揖紫煙石梁雄跨虹卧青連江

山增麗亘古無前青衿感慨淬礪龍泉鵬搏鷗化春

榜挈先遵孔蹈周密勿朝端何以報之繪像巖巖我

公之德業兮拂日戾天我公之福履兮方至猶川我

公之眉壽兮超百彌千湯叟作頌兮託青瑤鏤

騶虞頌

明楊曜宗

天以大明克肖其德命我 聖皇纘承 太祖

高皇帝之緒神人胥慶夷夏均歡和氣薰蒸禎祥疊

見白象之異方貢遐荒騶虞之祥復來中土自非至  
信之德昭格于天何以致靈物若斯之異哉臣謹按  
騶虞之詠僅載召南蓋當時文王脩齊之効著於邦  
家故致斯應厥後傳之孫子本支百世是乃天眷之  
隆發此為之兆也 皇上自登大寶以來遵

皇祖之舊章篤天倫之至愛仁聲義聞漸被八荒善  
教鴻恩溥施九有是宜天地委和以彰其德也於戲  
物以德致德由心推君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將見  
措宗社於泰山磐石之安永國祚於億萬斯年之固  
蒼姬之錄何足多哉臣備員藩邸獲覩嘉禎謹拜手

稽首而獻頌頌曰

於穆聖皇受天明命四方攸同萬邦以定至德廣敷  
禎祥疊見騶虞廼生來自周甸惟此靈物實為仁獸  
生物曷嘗草木弗蹂白質黑文金睛脩尾似虎而殊  
若兕而匪稚羞驚嗟前斯未覩遠邇傳聞告于王府  
人亦有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沴茲惟賢王  
為帝親輔降福垂休豈此之故賢王曰嘻匪予所克  
惟聖天子誕脩厥德獻于龍廷昇以朱栒不震以驚  
乃馴而狎百辟卿士聚觀嘆咏斯世斯民抑何其幸  
昔在文王脩齊既晉靈物之應天錫之祐天子在御

聰明睿智至治馨香天休滋至小臣作頌竊比康衢  
邦家之慶萬載弗渝

平安南頌

明楊暉宗

皇上登大寶之五年功成治定文恬武嬉四海九州  
罔不臣服安南古交州也恃險為國乍臣乍叛歷代  
已然我太祖高皇帝始受天命混一天下其主  
陳日燧望風欵附率先納貢太祖皇帝嘉其誠  
悃錫以王爵俾盡有其土疆為我藩輔德至渥也比  
者賊臣黎季犛父子弑主虐民僭稱大號恣為不道  
在廷之臣屢請興師以正厥罪皇上以為方

武脩文之日凡有生者莫不俾躋仁壽而樂雍熙彼  
雖遠夷非吾赤子特垂矜恕不忍加誅迺遣詔使開  
諭禍福至再至三庶其改遷以承大造夫何天絕厥  
命益加頑狠侵掠我邊陲邀劫我朝使悔心既絕怙  
惡滋甚帝乃震怒命征夷將軍率偏師討之師  
臨其境不即奔降乃敢逆命瑩熾抗明於日月丘垤  
爭衡於泰華兵不血刃勢若瓦解殲其凶魁釋厥脅  
從不數月間安南以平是雖二三將帥一乃心力而  
克成厥勳亦由聖謨深遠所向無敵也皇上復  
以為今日之舉非用黷武惟在救民非利土地惟在



續文獻通考卷之六 七  
繼絕必求陳氏子孫立之使倒懸之民困而復甦已  
絕之緒繼而復續然後為仁義之師焉國之父老咸  
曰黎為不道于茲有年陳氏之宗已無遺育苟得  
天子命吏治之使島夷之民沐于中國禮義得見天  
日茲非幸歟於是博采輿論俯詢民情立交趾承宣  
布政司以統之臨之以憲府鎮之以藩帥若邑若州  
悉仍其舊夷染之俗咸與維新戴白之叟垂髫之童  
莫不熙熙皞皞鼓舞奮躍若不自知其身之幸焉王  
音頒告遐邇均懽歷觀往古平蠻之難誠未有若今  
日致虜之易也臣雖微陋幸際聖明輒陳鄙野之蕪

辭用美無前之偉績謹拜手稽首而獻頌頌曰

於皇大明繼天立極臣妾多方玉帛萬國恭惟

太祖肇造鴻基安南陳氏嚮義來歸稽首稱藩歲時  
貢獻臣節不隳由是用勸錫以王爵有其土封為我  
藩屏期于無窮 皇帝踐祚治定功成四夷咸賴

永樂太平蠢茲黎虜敢行不道父子同惡肆為凶暴  
矯詐百出心在併吞弒其國主虐我蒸民培克苛慘  
如火之焚人之孔哀其何以伸猶敢欺天僭干大號  
稱為兩宮建其左纛怠棄三正招納逋逃姦慝滋甚  
海邦繹騷在廷之臣屢請致討糧秀之除宜致其早

皇帝曰嘻此其愚昧詔以諭之必能自誨乃遣使臣  
至三至再諭以禍福開其聾瞶夫何弗悛益加殘忍  
如狼之貪如羊之狠

皇赫斯怒乃命討之曰惟

將臣爾帥偏師畀以成筭授以節鉞水陸並進擣其  
巢穴師渡富良虜尚逆命衆號百萬來迎來偵我師  
壓之風掃霆擊兵刃未交虜勢奔北殲其渠魁斬首  
折馘縱其來降罔不夷懌元惡既除徧求陳後興滅  
繼絕義所當究國人僉言陳無遺育願為華民變此  
夷俗乃立牧伯乃設臬司鎮以兵衛州郡咸綏昔也  
夷虜群為不逞今也禮義與中華並道路懽呼室家

齊慶人和既滋天瑞畢應安南以平海宇以寧赫赫  
神功垂千萬齡微臣愚陋觀茲偉績敢揚頌言有永  
無斁

大司馬百川張公平寇頌

并序明洪朝選

國家將有橫發不虞之禍天必生豪傑偉異之才以  
預擬之畀之匡襄驅除使收廓清蕩平之勛此皇維  
所以復正人極所以不墜也稽之往昔寇賊姦宄著  
於虞書潢池弄兵紀之漢史從古已然我朝成化  
開荆襄亡命嘯聚山谷刊滌摧創時則有若項襄毅  
之勛勒在太常正德間河朔狂人煽亂四省窮追殲

殄時則有若彭司馬之功書于國史藍鄔逋寇荼毒  
兩川撫定戡勦時則有若林司寇之績垂之竹帛是  
皆間代殊才名世宏碩逢時遇變決機奮策功湏人  
而後成人待時而後出上天生才之意固有爲乎歲  
辛酉盜起潮州劫質官吏殘殺憲臣封豕長蛇荐食  
鄰省攢蜂聚蟻連結諸巢而蓄志無涯喜亂不已遂  
建大號偽封拜騰書以搖惑人心開科以收拾寒士  
由是從亂之民所在如蛾不逞之徒甘心吠主盧循  
孫恩復起於海島黃巢尚讓再熾於嶺南事關當寧  
旰食群工憂懼乃采廷議酌師言擇其可授界之南

順于時廷臣咸以百川張公兼資文武撫西隴時  
叛蠻功效著白南征之師非公不可於是公自大理  
御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兩廣統六師之任受專征之  
寄公既受代簡將練師蒐乘訓卒峒丁谿徭悉征在  
行土目夷酋親驅從旅貔貅後猓之士虎賁鷓鷩之  
師凡若干萬元戎啓行駐師潮陽大閱于郊虎旅如  
林兵威焯焯人倍其勇刻期進師異時狄武襄征獯  
蠻詭二錢以鼓衆韓中丞破峽賊設滿采以激士公  
一以大義勉奮淬勵不用智數士心益勸有師武臣  
力之風賊驚禡魄群下離心公知其可以計破乃以

進戰為先聲用間為秘策重購為厚餌賊首聞風或  
遁或戰遁者兔絳戰者雉顛會不浹旬衿甲鼓下累  
累相屬地方載寧襄毅司馬司寇之勛再見于今捷  
書上聞 天子嘉歎奏告 郊 廟錄平賊  
功進公右侍郎仍撫其地於是少司馬汀贛大中丞  
北川陸公感同舟共濟之誼歎社稷無競之勳爰徵  
文以頌峻功授簡朝選乃作頌頌曰

皇明綦庶奄有萬方

列聖煦之如春之陽載暘

載雨穀我士女皇澤維膏我民禾黍誰驅群黎使阻  
聲教豪民仇吏不順以校相挺戲兵如沸如湯奉其

巨魁以令孺狂乃僭大號乃偽封拜乃建城池乃

壁寨

皇帝曰咨嗟我赤子叶其命廷臣其擇太

吏桓桓張公文武為憲受命于襄群帥大勸賊酋信  
信血人于牙既聞大兵束手而又公曰可矣我且計  
攻出其庫金以購三雄蕭誘而來璉也繼祝曦始免  
脫亦輟于市 皇帝念功錫賚優優進秩之崇以  
答壯猷惟昔虎臣漢趙克國爛焉元功與世亡極豈  
無後人媲美齊名作為歌詩以配營平

贊

四公子贊 并序

唐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  
有未達則孰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  
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  
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耳三千之人何  
為哉悲夫人之貴也為身四君之貴也為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  
未見其及也贊曰

四人為身萬二千人為耳目四人為樑萬二千人為  
棟楠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  
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  
而况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

并序

宋韓琦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成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  
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  
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不四三年遂興  
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鄉賢堂蓋以  
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  
公崇儀柳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  
祀之以起生徒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

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颺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勉之而已系而為之贊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資育切摩上聰術則仁義道惟大中堯舜我后臯夔我躬遭會真主言行計從引金自况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吉凶君如是聖臣如是忠且不朞月亟成治功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鄉賢是崇圖祀者五誠德之豐公實生魏群賢之雄尊近遺遠教斯未克吾得公像載敞儒宮義一為勸禮增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衆發其蒙有美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草堂菴和尚定諸真影贊

宋曾會

真空非空兮真相非相真性不遷兮真心無量草堂之門兮真閑無關草堂之道兮真脩無上禪徒不集兮法座不登水中見月兮鑑燈逞像六十九春兮服道緣終影掛香龕兮子孫迴向

水中丞贊

明丁自申

文房四友子相麗澤延英召見而子不至則四人者咸相顧而失色子之飲河吐納滿腹不中泛而外溢子之濟人一勺自多時僅出其涓滴資啓沃於經筵歛神功而若寐曾不得與四人者同標名號而被爵榮豈用有顯晦而時有通塞吾今從子之姓呼子為中丞使子與膺乎爵命之錫若文士之守口如瓶則當以子為矜式

箴

暗室箴

唐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矻矻入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寔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兢莊天迴厥害鉏麇以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窮箴

元釋大圭

家無其養君子不窮德不有諸已其窮也恥彼何人  
斯饑乎陳之都其善自謀曾衆人不如衆人善謀不  
思其憂寔曠名隳惟安飽之求爾衆人是師而窮之  
違爾不師衆人而不窮其身

棄箴

元釋大圭

汝不狂而動鮮不妨汝不欺而言鮮不違然則人不  
汝好也何為而不改其操也噫得於人也棄於天棄  
於天也寧棄於人

密箴六首

明蔡清

樂業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  
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酌惟胸中有一點堂堂者  
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子之敬  
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身始定  
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寔一靜虛動直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  
於目前是以能垂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  
與夫先聖先賢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  
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



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誤悔於詞章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  
過惡而輔吾不及者也

自箴

明蔡清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  
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  
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  
者也

讀書左箴

明丁自申

讀四方書如陟四方之巔讀萬古書如遊萬古之前  
耳不聞喧囂之聲若與聖賢問對身不設暴慢之氣  
若與父師周旋噫余何可一日不讀書乎蓋將有味  
乎斯言

守官右箴

明薛天華

遇暴上思以禮柔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  
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揜之則  
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靜脩而密弭之則微不留惡  
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矧非纖介乎則勤公愈

至叻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矧非一分乎則舉職益謹怨者人之所易恤思精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之所易避思委質以殉之則朝有仗義之臣即有偏喜思畏天以奉之則無佚實之賞如有暴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淫法之罰

自警箴

明陳欲潤

天地構精凝合爾形具仁義禮智之正性完營魄臟體之偉宏古今聖賢豈汝異胡自暴棄戕乃生夙夜念惕爾震驚顛及時以勉勵茂惇勉以邁征途人言可為堯舜天豈偏與我聾盲人孝出梯謹言慎行

况愛親仁忠恕恂誠懲忿窒慾就穀去寧未至則致致而勿怠餘日則學文以窮經精義利理欲於毫釐之間定仁義中正於至覲之淵尸居凜然如上帝之臨乎前後危坐肅然若周孔之見于羨廡勿以昭明而矜莊其顏勿以暗昧而愷慷其情吁脩此道者則為聖為賢無往不心安而體寧惇此道者則為狂為罔雖倖竊祿位亦何貴乎宰相與公卿反其道以自賢莫若法前聖之軌程若夫堯舜之欽哲禹湯之恭敬文武之穆肅周孔之齊聖眇予小子何敢輕歟數聖之戶扃乃若周程之灑落溫厚林子之嚴毅方正

張子之精思力踐朱子之篤學惇行願欲學焉而力  
則未能造乎闡枋爰作箴以自警求無負乎天生之  
氓

銘

陶器銘并序

唐歐陽詹

嘗侍讀於長者儻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  
愚以不如古人之為陶長者趨之以為知言退而思  
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  
用者貴無因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  
之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掬壤以製楚

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富不瑩而冰清珠璣不銀  
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齎鬲罍甗餅缶盃  
盂大窮儉石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若在煇藝而莫  
逾滿盈絕侈靡之譏提挈無剽殺之患其功則易簡  
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  
用五行之體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  
為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  
焉則剗材搜璞窮山越壑礱磨彫琢鑄鍊丹矸力盡  
終年之功財殫不貲之產量纒并合質忌湯火寘家

得奢盈之議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頗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億而有中誠皆常人之見故為銘以廣之銘曰

燕汙易杯聖人制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載實彼興裁因陶壤成假林蒸不曠不丹不彫不剝木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用窮幽互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物有剽殺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賈害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

永告滔滔

棧道銘并序

唐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

伋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  
鹿無蹊猿獮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  
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愛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  
一其性物同所宜者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資遷  
可親昵擘拆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  
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  
上浮空隙有所不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  
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  
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

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  
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  
巨衡而舉追氏緹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  
岑鑿積石以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玉壘傍綴青  
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交固雲橫砥  
平摠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  
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  
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遙達人神  
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  
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

無窮易利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  
乎德為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  
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  
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  
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  
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  
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曰蜀  
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

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刻勁無蹊以道  
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轉危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工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  
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  
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勅銘道左其同我思

藏劍銘

唐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精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  
害仁不可累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鏃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維雄神器蓄在人間嗚呼動不仁靜  
不德雖百鍊之功於愛身也多矣力

石燈銘

元釋大圭

石生東夷衝山之岑斷而為器職是照臨受以芳澤  
不自滿溢秉心維中起焉弗溺闇闇之夜幽幽之晨  
表裏一白無緇無磷其用也燈其舍也石匪損匪加  
日章其德人不其類之胡不愧之

杖銘

元釋大圭

槃杆几杖有銘古也予廼銘諸杖  
剛而自勝直而寡與扶義以行莫敢予侮

髮塔銘

元釋大圭

儂其形去其髮所不與佛同心有如此塔

存著堂銘為蔣疇作

明楊曜宗

翼翼堂構存著其名名之伊何以表厥成生我者父  
育我者母生育之恩天地高厚我方有祿親不逮養  
有生曷為徒增悽愴乃脩祀事乃登斯堂惟聲惟色  
晨夕弗忘儻然而見肅然而聞神之來格洋洋尚存  
曰存曰著何以致之惟愛惟慈焉敢少違愛存乎心  
慈見乎敬以永孝思以仰景行我為堂銘匪譽伊勵  
尚善擴之垂訓永世

小山石鼓銘

明張岳

厚重少文似勃沉謹寡言似光守節堅深弗可奪似黯茲惟淨峯張氏之石鼓

白石硯銘

明丁自申

用之以研硃則其色赤用之以研墨則其色黑嗟哉爾質之無常何以異於染絲之可涅惟一洗而盡反乎白乃所以表是硯之德

員硯銘

明丁自申

斯名龍尾在彼深淵取而斲之如規斯員墨頂踵其孰辨筆縱橫而無端彼其太樸雕於已成之後猶夫太極立於未有物之先嗚呼匪邵弄之匪元惡之我

是之取介石弗移

弔九江驛碑材文

唐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何興辭而弔與斯碑之材昔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后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賞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擎



攬墳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  
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  
蛟犇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壞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  
異與碑材埒即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  
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階亭  
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  
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

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  
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  
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  
良共為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梟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  
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  
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  
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十四  
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  
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  
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刑  
殺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后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  
之情遠乃傷理佛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  
碑冤可與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  
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  
授子不終教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  
是有類乎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子將覲于  
斯將悼于斯庶條所遺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  
神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示滅文

唐釋文超

嘗謂此身從緣而有不可久處無足戀者是以恒輯  
密因蘄臻實相旁脩淨土誓奉彌陀早夜顙勤爾所  
自擊前功不棄此緣是歸爾曹以齊戒飭身聞思固  
意逆遮未作追訟前非及早圖之毋貽後悔不違佛  
教是報師恩而况浮生瞬息那容怠惰於其間哉吾  
沒後無以衰麻哭泣朋儕相弔但於戲而已資生長  
物都致一齊勿復營營累其旬七宜遵此意慎勿有  
違同念彌陀撫掌相送

劾毛中書文

明丁自申

余閒居頗以書冊自娛時不廢鉛槧而館所置毛中書者其冠冕外飾雖若可愛一蒙朱墨鋒銳索然難與相朝夕也不曰穎而曰魯戲為文劾之

臣聞遂也脫穎而登壇定與國之從義不就徵而奉檄起郡侯之敬毛氏之先見於傳記者炳炳如二子故一則自薦囊中期盡心以報主一則養高林壑不浼爵以為榮夫使平原穎出之後而寂無所聞廬江命下之初而卑以自汙則議者必謂深源之出而文得者北山之移矣於二子何取焉謹按中書官毛魯

者本淇畝之凡庸冒中山之族姓束毫彫管似蘅乎其可觀擣藻玉堂則萎然而不稱陛下使與陳玄楮知白石虛中同掌書記封之管城位亦尊矣然玄摩頂而不辭而彼拔一毛無所利於天下白好脩以自潔而彼懷二心詎可逃于青史且其縱橫曲直一意隨人石氏之剛方罔尚雖有帷幄摹畫率非經世虛中之砥礪莫聞無杜甫之長杠難稱作手非呂端之小事奚取糊塗昔尼父絕西狩於春秋固非其罪秦皇不中書于禿老即令免冠况如魯者髮尚盈頭而衰颯已不振行當脫冕而濡滯復見疑若遇墨勅之

斜封誰辨內旨使聞心正之筆諫得無汗顏誠濫廁  
乎翰墨之場而虛生於表章之世者也參照毛魯職  
佐承明殊負東觀載筆之用簡在記室愧無倚馬揮  
毫之才濡首而貪墨是圖借謂臣心如水經年而束  
書高閣何有夜寢生花進不能揚遂之名徒竊沾以  
自喜還不能尚義之志祇窺管以自多有如斯人不  
亟罷斥是使武臣咲毛錐於安用而文士妄投地以  
取封矣臣竊見先朝有茅姓者嘗對大廷稱明旨若  
陛下能拔茅之英則舉朝有彙征之慶然茅脩幹踈  
才志於用大欲使之碌碌循行數目必有畏孺積薪

之歎謂宜於毛氏子姓散徙吳興者別簡譽髦以代  
其任不吝呂相懸金之購庶免唐人鞭賈之售無俾  
遂也義也專美於前矣臣夙緣以進身非不知報而  
受國厚恩實不忍以匪人敗類也為此具劾伏候勅  
旨

送厲文

明張天叙

嘉靖丙申之夏嘗頗亢旱疫厲間作賃人有吳姓者  
始遘而繼死者二人夫婦也入侍遘而死者一人隣  
嫗也呻吟而將死者復二人則始死者之子若婦也  
星湖子聞之曰嘻甚哉厲之為虐也將祓除以禳之

已而止曰斯巫咸之能而有司之責也吾何知焉其  
戚屬乃昇土神曰康帥者厭禳之一夕病者發狂大  
呼曰適有三夫一據于床之內一于外一蹲踞于門  
將迫脅以去亟呼予救之始予奉先人遺體惟謹未  
入也至是哀其悲彌危急也乃肅容而入揖神而言  
曰夫神為民禦灾捍患則祀之今神惠臨茲土而不  
能已難神之羞也且吾聞之鬼者亦已死之人耳其  
好惡當不與人殊今是子之父供役于戎其母食力  
于賈是子穉愚無他過誤鄉之良細民也今其父死  
於是其母死於是其囊錢甕粟取以具棺衾其祭禳  
者又罄于是亦既毒甚矣近茲一脉復爾据據攪亂  
德讓喘息不遑何好惡禍福之爽其常如此哉矧吾  
里之淳也既非爾所當仇吾里之貧也又無以恣爾  
之所欲爾其釋是子違是邦日吉時良行邁四方豐  
都鬼穴惟爾之藏予將犒爾酒糧遺爾文章爾不吾  
從吾將告于城隍訴于昊穹驅執孥戮以正典常言  
未已病者僵起愕錯而指曰據床之內外者已巡壁  
而立矣予命隣人錢氏操桃柳遶屋而後之有頃病  
者曰嘻三豎遁矣乃汗出熱降帖然即寢調攝旬日  
狂不復作一日薰沐稽首言於予曰二三豎敬聽大

人之言而貸螻蟻之命大人不可食言於二三豎以  
傷鬼神之信予喜吳氏之不絕錢氏之朝夕不去昭  
神之靈而嘉諸厲之能聽言也乃為文以與之俾陳  
酒肉而讀以送之其詞曰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鬼所為分也聚為吾體散得  
吾常死生所為謝也或著姓黃板或落名黑籍或棲  
遲丘壠或奠居宮室屈伸有定理而人鬼不相射故  
達人以死為歸君子謂沒斯寧矣厥後王政不綱諸  
僕失職上干天和下隳民極或召水旱殍于饑怒或  
事戰鬪橫罹鋒鏑或蹈水火濡首爛額或墜岸谷絕  
肋斷骨或逢蛇扁摩身毒螫或缺鑿藥或魘鬼或  
歷巖窟或繫桎梏或傷訐直或困讒忒死非其命數  
值于厄心有所不受魂有所不格是以憑天地之蘊  
陰乘王化之薄蝕或依于人或附于木或登于梁或  
嘯于屋或移床舉案或索酒求食或嗥吟星月之下  
或窺竊風雨之夕恍于惚于如聲如跡或狀如倭奴  
或瘳如長狄朱髮綠睛牛首象鼻突胸折腰宣斷露  
目長角尖嘴短脰臄腹秉拳係鍊斷肱則足詩幻萬  
端不可摸測然而觸之者身熱面赭頭眩額蹙狂呼  
讖語跳躍驚惕煩懣焦渴不寧一息或一門駢死二

三或一里奄連六七使匠人騰夫高價巫覡困于酒  
食親朋不敢往視婦孺聞之屏息早閉晏開心眩肢  
慄大襜無厭小祀則佛富則牲宰貧亦羨炙男致衣  
帽女具金錫或連盤盃或捲梳席捐之于道傍水涯  
奔走乎無藉乞食烏鳶回翔而欲下犬豕觀望而奔  
突庸人不知而染指爾即赴響以入宅是故豕立而  
啼蒼犬突腋伯有為厲以要後張巡願厲以殺賊叔  
帶不祀而昭策實沈為崇而徵卜是雖公私之不同  
要皆憤恨之所積肆重黎絕地天之通殷人嚴尚鬼  
之俗周禮設方相之官孔子勤鄉讎之肅庾袞奮抗  
厲之勇昌黎有原鬼之作振古已然匪今斯歎然妖  
必有憑而興孽必有釁而作今茲之正雨暘頗若旱  
未太甚厲焉所托爾胡為乎來哉明聖在上有司惇  
作政雖未淳亦未甚惡爾胡為乎來哉家有絃誦鄉  
有善俗君子隆禮小人農力昔傳斯里三灾不入爾  
胡為乎來哉福善禍淫理枉伸縮神之所憎衆之所  
惡彼記之子孤犛善弱爾胡為乎來哉豈無通都可  
恣謹謹豈無豪猾可以搏攫似茲瘠土迷而不復豈  
茹柔而吐剛抑欺善而憚惡聞鬼神之為德亶正直  
而顯霍何于斯之舉措乃矜亂而乖錯或時命之使

然乃天夭之是椽爾乘機以取食信非汝之所握然  
汝何不代人以靖難胡乃助天而為虐耶汝聽我言  
吾為爾畫或飛騰於無何之鄉乘太虛而冥漠或輪  
迴於衆有之場含血氣而生育聚散無常竟同歸於  
漸盡屈伸相感亦無往之不復通乎晝夜之道勘破  
人鬼之關雖天壽之不齊及其死而一躅雖常變之  
萬端固爾命之所觸儻苛政之所致然豈群下所能  
勗爾乃虐殺非辜取人畏忌既無當于怨仇徒自增  
乎罪戾矧明神之森列豈能汝之久貫今予告汝以  
良圖願從善以祛累量移此以殺賊與暴官而汙吏  
封豕與長蛇暨猛虎而毒螫若諸人之鄙夫與凡  
害物之疵類人將奔走而爾祀寧不有辭於永世  
酌酒而聽言速膏抹以遠去

擬

禹誥并序

唐陳黯

萬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  
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黜追其昔作禹誥

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受無疏親親惟其人德  
之肖仇敵可任道之違昵愛不可為昔堯舜傳人今  
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



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原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原

原譜一

明張岳

古者封建法行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而傳重於  
廟長其支子不得承先人之重而不敢有事其廟  
其支分派續不可無統故立五宗以統之上不致

其世嫡之尊下得以隨所宗而明世系序昭穆定親疎累世以相次莫不知尊祖而敬宗敬宗以尊祖如國有大君政無多門故歷數百年而族不散蓋其世不得不合也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族治化不明風俗不厚大率亦繫于此而周衰以來靡靡且千餘年矣於是士大夫之家始倡為譜學之說肇於晉盛於唐廢於五季而復振於有宋諸君子當其說之行也服雖已盡宗雖已易而人猶知淵源之所自支派之所分祖將忘而不遂忘族將散而不至於遂散者由譜之力也其法實與宗法相表裏直書之序自高祖

而止於曾玄世系明而昭穆辨矣橫列之序自嫡長而旁及支庶尊卑明而親疎定矣長子繼父而書明其有所承也諸子適旁而列明其有所統也隱然有宗法寓乎其間而世之言譜者直以為一家記事之書不亦異乎江左之名門山東之六族競以豪右相矜譜之存者僅為婚姻之捷徑流風所染至於慕富貴而忘至親舍本宗而附顯達謬戾若此豈知譜之關於宗法之深意哉至眉山蘇氏始因歐譜而作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然後譜與宗相須之義復明蓋宗乃見於行事之譜譜乃存於記載之宗譜非宗不行宗非譜不著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崇尊敬之實矣

原譜二

明張岳

天下之道本諸身而施之首於家家者身之符國與天下之權輿也古人言家之難齊者曰閨門之內恩常掩義降及後世率以利傷恩則其趨益下而悖理亂常益以甚夫自曾高而下祖宗之遠也功總之外支派之疎也然其初則一氣之所傳而分也其情義之相維休戚之相關亦豈遽至大相隔絕哉而世人至於忘祖宗而伎族人蓋由不知反而思之所以相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  
欲自盡者而宗法不立譜法不著卒無以考而行之  
是以有親未盡而不相識極至於父子異居兄弟相  
訟祖宗不血食風俗卒以大壞其原出於懷利以傷  
恩而不知著譜之過也故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  
意而崇孝愛之實矣

戒

居鄉左戒

明薛天華

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瀆毋預塵紛事以  
務養寤則內外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  
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已不失毋妄結實  
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  
務養德則靜噪不爽而口過息毋逐戀嗜好以務養  
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  
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忮  
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  
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疾雋能以務養才則不設  
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畷則  
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

蠅蝟戒

明陳廷表

龍潯子逆旅金臺僦舍半椽為讀書處背北面南鑿

虛為蟪蛄之東西有二蛛同日而網東者腹圓色灰  
厥名蠪蛸西者長脚瘦軀別號喜子各倚窓張羅罨  
招蚊蚋蠪蛸性貪猾而多智仡仡吐絲大幾慢蛄移  
日所向據為上游喜子賦能不工經緯所至弗盈半  
尺然而上游之網機穿炳彰蠢爾虫蛾曾知規避半  
尺之羅出物不意翼芒誤觸日且屬厭焉龍潯子熟  
視而竊嘆曰嗚呼天下之物胡逞其力強者之驅弱  
者之益天下之事曷庸以智巧者之謀拙者之昇故  
孟軻氏曰求有道得有命吾於二蛛可以占浚恒之  
養貞之吉矣言未既有大蜂穿戶而入搏擊窓紗

張皇萬狀始羅喜子之絲傾搖震撼喜子料其勢之  
非敵覘其自危湏臾奮怒兼網而去已而翼翅蒙霧  
遽遭大網蠪蛸伏久困之下喜不能勝揚揚展足曳  
腹而來將求一飽反為所螫龍潯子呼童而起之迺  
呼其名而告曰蠪蛸蠪蛸君子之道量力而取審勢  
而施求逞於物先省諸已逞之弗遂已亦為庇仁者  
不饕餮而賈禍智者不毀身而媒利周書有言同力  
瘼德同德度義汝徒言其羅網之密又安虞其蠱毒  
之刺向微我躬一朝以口腹之欲偃首就斃一命之  
存亡寧足惜不考終於天道羞貽名於世世自茲以

死安足論

金陵探春行

明黃克晦

東風吹春不入郭夜傍東郊原上落東郊何樹最先  
知靈谷寒梅開一萼朝來並轡出都城山寺蕭蕭竹  
栢清雪消松逕古苔色日出冰池流水聲座上法曹  
不愛酒叅軍對飲但數斗酒酣騎馬探春行村父迎  
春遮馬首春風莫入貧人家城中自古事豪奢中山  
王孫多第宅水邊石際皆名花貧家東阡與西陌但  
覺栽桑與種麥

清源文獻卷之七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論

樂毅論

明張志選

樂毅之勝齊也論者率以破竹之勢咎燕嗣王委任  
之不終愚以騎劫不代將毅亦何能濟耶昔荆平王  
之暴也闔閭五戰入鄢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  
迺後民忽奮臂為之鬪無將卒以行列之而卒能各  
致其死却吳兵夫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

殊始不能以全楚抗吳終乃以斃餘之師復楚是可  
不反其故邪蓋荆王無道民貳其主久矣既也釋憾  
舊君而反甚闔閭故申包子能倡復楚之忠而吳子  
胥不能終覆楚之志也毅之下齊亦惟湣王驕亂之  
故湣王遁而走莒王孫賈之母責賈以不知王處民  
其有回心乎毅反重以掠殺之慘珠玉財寶車甲珍  
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夫係累子弟遷其重  
器蓋軻氏嘗為齊危矣毅復踵其暴焉適所以重民  
怒而使格鬪也况環兵晝邑劫王蠋而致之死民有  
所激其心是故即墨雖小齊威之所封也大夫  
之所和也民心之所久屬也加以忠義為之倡是以  
函單席以用武而卒以孱弱二邑復七十二之全齊  
豈真二城足當破竹之鋒哉即墨之民甚樂毅而思  
舊君一也大夫能和其民二也感激王蠋之忠三也  
以是三者而當民心既去之燕則晉陽可以敗智氏  
三戶可以亡秦一旅可以取天下曾謂即墨不可以  
為荆乎哉吾故曰雖不代將毅亦無能為也

王安石論

明張志尹

王安石為相任呂惠卿以興財利任曾布以更役法

任王詔章惇以構怨四夷側言改厥度辨言亂舊章  
遂使一代成法無一二存百姓愁苦天下日入於敝  
禍至與宋終始誤國之罪人人爭論之矣廼於廢春  
秋儀禮少有論及者寧知其尤誤天下萬世哉蓋法  
立於祖宗示守一代者也經作於聖人垂憲萬世者  
也聖人之經譬則天之有日然廢日之用萬古長夜  
矣廢經之用萬世昏迷矣况春秋一經聖人平生心  
術志意皆聚於此書發詩之情貫書之事體禮之經  
道樂之和盡易之變無遠邇古今有聖人出焉心同  
體同莫不尊之如天地神明曰是盡性之書也曰是

名分之書也曰是孔子之刑書禮義之大宗也懼  
逆正君臣辨夷夏為百王立法為萬世開太平寧止  
維持一代已哉至如禮儀雖雜漢儒然文王周公之  
法粗在於此朱熹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蘇子瞻亦  
以孔子作春秋一斷於禮春秋所褒禮所與也春秋  
所貶禮所否也其有關世教猶春秋已安石何人乘  
已得君廼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序  
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併與儀禮徑廢之夫世有  
疑經者矣彼自疑耳經之不可疑固自在也亦有畔  
經者矣彼自畔耳經之不可畔固自如也獨秦李斯



厭絕先聖六經一舉而付之霄焰且坑諸儒盡滅口誦之遺其設意欲嚴是古之禁以愚黔首俾天下後世不得非已所建立假非天之未喪斯文也孔壁之藏老師宿儒之未盡坑也為六經厄寧有今日哉斯不足責矣安石以文章節行高天下亦敢於廢春秋廢禮儀文章節行果安在哉幸而神宗天啓其衷不旋踵而復又幸而周程張朱胡安國真西山後先輩出相與羽翼於下明道於後世不則雖未至坑焚之甚亦終泯滅漸盡也已矣率萬世輕動於惡果誰為之乎故嘗為之說曰天王之斧鉞非不足畏也人有不畏斧鉞而畏一字之褒貶漢帝之法程非不足畏也人有不憚法程而憚綿蕞之禮儀安石乃欲廢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三千三百之全禮豈以變法故畏憚夫後之據經者將非已之建立耶抑亦徇一己之偏拗無畏憚聖言而悍然為之耶嗚呼安石不能遠萬世之罪矣

論溫泉寒火

明蔡元偉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吳氏解之曰是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火者陽之稊也而歸乎氣氣散則無形無形則能迎水者陰之稊也而具乎質質具則

有形有形則能隨能迎者滅能隨者熱陰之從乎陽也火之性炎上者也炎上者遇水則息息則何從而隨水之性潤下者也潤下者遇火則蒸蒸則何從而迎不能迎者必熱不能隨者必寒陰之從夫陽也火生于動也而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水生于靜也而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動故虛虛故寂靜故實實故熱陰之從夫陽也其理不居然可見乎按吳氏之論實本於昭德晁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之說曰水為火爨則沸而熱物火為水活則滅矣然其論似矣亦未能究其精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陽陰故則東坡亦未解也近見齊語謂寒火亦有燃者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燄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以此知讀書不可無稽考也

議

孔子祀典管議上督學先生 明陳讓

日者御製孔子祀典說祀典申記輔臣祀典集議等編頒降天下天下之人咸謂朝廷欲削孔子王爵欲去孔子謚號欲殺孔子章服樂舞籩豆欲毀孔子神像駭汗驚心咨嗟抑腕謂古今天下一大變恠事也愚則謂天子此舉雖出聖心獨斷實皆折衷

前輩之論其間或有可議正好悉心論難盡道開陳以成吾君之美乃含糊昧闕謂之全無所當是豈所以論禮之微與臣子事君之道哉然朝廷亦不可以此而議言者之罪何者孔子之道之功之在于人愛慕之誠等於君親愛之則欲其極尊崇慕之則欲其

形有象也則雖泥土成形亦曰吾師吾師云爾矣且天下之人既不忍忘其師則必不忍忘其君與親此正國家之利當以為喜不當以為罪也廷議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愚以為謂孔子不必加謚稱王則可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不可何則孔子之道至尊不待稱王而後尊孔子之道至大有非謚言所能盡稱師則在天子有北面之禮稱王則於天子有作賓之義且既以孔子為王則惟王者得以祭王其餘若公卿以下其分既不相當其禮亦不得行矣故文王世子春官釋奠于其先師只以師稱也此所謂孔子

不必加謚稱王則可者也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不可者周子曰宜乎萬世王祀報德報功之無盡是以稱王為非妄也廷議則曰讀者當不以辭害意矣聖祖御極詔孔子謚號皆仍元舊是以稱王為當故不單也天子則曰將有待于今日矣然則古今典故將何所考愚惟請以孔子之書論孔子之事可乎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為百王法周制天子稱王未嘗冠以天也夫子繫王於天魯本侯爵稱公僭也夫子稱公於魯則夫子於當致隆之所在不以謚號為嫌本爵為拘可見已夫子周魯之臣也尚得以古所未有之號隆其主以非其君之本爵稱其君則以天子之尊隆爵號以尊其師又何不可哉况夫子之功在天下而天子以已之爵祿與夫子共之世代相遠非有二王之嫌正孟子所謂王公之尊賢也堯薦舜於天不以舜為匹夫之賤不足以當天舜亦不以匹夫辭天之所授天子之所貴則以為貴孟子所謂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是也義所當受則必受孟子所謂交道接禮孔子受之是也由此推之則謚號之加孔子在天之靈必安而享之也又可見已故論孔子祀典當以後世之心論不當以夫子之心論當

論夫子之功不當論夫子之分夫子之心無適莫之心也豈有心後世之王之也哉又豈有心後世之王之也而固避之也哉若夫子之分則大夫也魯之大夫三月而失位萬世天子又何祀焉所以祀者直以其功而已夫子賢於堯舜以其訂定典謨使當時成功文章垂於後世也 聖祖之治猶堯舜也萬世之君道也至於萬世之師道而無孔子四書六經之教預養默助於其間愚恐雖以 祖訓之明白精詳 皇上之英明神聖即旰食宵衣戶曉家諭且不勝其勞與擾也此孔子有萬世王者之功所以當

萬世王者之報也若以孔子謚號之加皆出無道之世則元始開元以前如成哀隋廣者固未嘗加孔子以謚號矣然未聞後世以成哀隋廣過於平帝玄宗也不以人廢言孔子教也無道莫如秦而皇帝之稱郡縣之設未聞思有以易之者若謂少不誅長賤不誅貴則君之謚請命於天臣之謚請命於王禮有明文王者請命於天以謚其師又何過矣正名之對無臣有臣之嘆因人因事而發恐不可與後世尊崇之典例論也愚所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不可者此也又名與實相當器與名相有有名而無器為偽

有器而無名為乖孔子不王則樂當降八而用六服當去衮冕而為九旒九章籩豆當損十二而為十若然則侯禮也若以孔子之本爵論則侯禮非所宜居若以其為天子之師則又不當祀以諸侯之禮况用天子之禮樂而居諸侯之節以名則倒置以器則無名損益之間未見其可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夫謂之大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之謂也則古者天子之祀先聖先師皆用已之禮樂也明矣樂舞之數自上而下則諸侯大夫之祀其師不得用天子之禮樂也

明矣中庸所謂祭用生者之祿雖非為祭先師

謂之祭則皆以祭者之所有以薦於其所祭也祭者之所不有不得而薦也祭者之所有不得而斬也此義可類推矣若謂今日天下一統凡祭先師皆奉天子之命而祭也禮不得而異也愚謂周人天下非不一統惟春官釋奠言大合樂其餘列國之家塾黨庠術序必不敢用天子之禮樂有不待考而知矣且隨地而祭隨祭而異而歸其盛大於天子是乃所以為同也至若塑像誠為非禮朱子之論公矣曰立象非禮也既立而毀之亦非禮也愚謂立象非禮其失在

過厚毀象非禮其失在過薄蓋夫子陰陽合德天地  
同神其溫良恭儉讓之容不可以象形亦不可以象  
盡塑之而似已非神明之德况隨工巧拙州異縣殊  
拂拭脩整弗以其時則埃塵之所蒙蔽風雨蟲鼠之  
所污壞反足為不恭之罪此立象之所以為非禮也  
然聖象之立實出吾人弗克見聖之誠心而亦感移  
化導人心之一道也夫子觀周見堯舜之容周公負  
成王南面之圖嘆曰此周所以興也象之所示深矣  
中人以下有所感而後有所興有所見而後有所動  
以淺言之入宗廟則為肅固也及見夫子南面之容

則其肅倍矣高者則益動願學之心下者亦少沮

非之念武夫健將一獲瞻仰亦自恥其弓馬之麤而

有願知孔子詩書之意田夫走卒之愛其子弟者祭

之日必遠携兒孫以觀且語之曰此古聖人能讀書

為好人人也子弟從是知所趨向勸勉者不少矣向

使只指孔子神牌而示之或者一時感動興發之機

未必若是其速且神也則夫子之象之立又豈無所

繫也耶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

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以孫非真其君與祖考也

特以其將為君與祖考之尸遂敬之如君與祖考焉

堂堂夫子之容上而天子下而諸侯大夫士固嘗門  
堂而殿廡之矣俎豆而犧牲之矣俯仰而祭祝之矣  
人心所歸神靈所會也一旦擲之如屣曾路馬與芻  
之不若愚未見為天理人心之所安也且在金陵則  
有歷代帝王功臣象而遍滿天下不可億計者異教  
之餘形也何屑屑於夫子哉愚固不敢以異教之形  
上同於夫子亦不欲以夫子之故累及乎帝王特以  
夫子萬世仁義禮樂宗主神靈之所寄寓一旦悍夫  
厲卒繫繩持戟挑脊荷錘而加之夫子之身恐亦傷  
繫廟禮法而非忘器之義也王者之化以涵養天下

不忍之心為本於人心繫屬之地而示之忍與薄又  
何必輕於改革以求合無甚害義之禮哉昔朱子言  
白鹿洞改作書院以神像摧毀腰脊斷絕不意聖賢  
遭此厄會為深恨愚所以謂毀像之非禮甚於塑像  
之非禮也狂誕無當不覺繁蕪乃復約而斷之曰孔  
子謚號則當斷以春秋之義孔子神象則當即夫人  
心之安春秋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繫王於天稱  
公於魯周之文也諸侯生不稱名死以名稱定公名  
宋而書宋人不以諱為禮變周制也若從周之文則  
加孔子以謚號未嘗不可但大成字則誠未當宣字



則又未盡或稱為大聖先師孔子亦合春秋之義章服則以夫子之服如章甫緇衣之類是也樂舞籩豆國學用天子之禮其餘以祭者之祿聖像則可採朱子之言援據宰臣郡縣且已之初議特請于朝乞頌明詔謂孔子神像禮不當立既立則不忍毀自今凡天下聖賢像未立者則不必立既立者則不必毀自毀者則因而去之著諸令甲永法萬世亦足昭天子議禮之精微洗千古未明之陋典其又不行則用板屬斷微彷彿夾室之藏以奉 天子之命 天子聖明不數年後當必深有所悟也不勝區區謹呈

冠議

明陳讓

謹按文公家禮綱領節儀一以儀禮為經故後無有復易之者瓊山儀節則以行乎家禮也故今日所纂多從文公從文公所以從儀禮也以冠禮言之儀禮筮日晦翁則只於正月內擇一日行之儀禮筮賓晦翁則只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為之儀禮三醮晦翁一醮是皆變而得中異而為同者也但儀禮冠于廟晦翁從溫公冠于廳事儀禮冠者見母在未字之先晦翁則在既字之後此則愚衷所未安竊於儀禮而有志焉禮記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

於廟者所以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  
先祖也匪寧是也一脉長成處以先君之祧受事阼  
階以子代父而宗廟簋簠之事亦於是焉托則古人  
之冠於廟其義至大且遠也况今士夫家少立祠堂  
多於廳事奉諸神主則方冠必當啓櫝以告既冠則  
當拜無俟於既字而後拜矣此愚所以必從儀禮而  
冠于廟也生於膝下一體而分莫尊莫親於父母也  
雙紒采衣班瀾戲舞一旦戕然加冠服備而人道成  
率其天性自然之歡則為子者固不能不汲汲於欲  
見其親而為親者亦不能不汲汲於欲見其子冠而

字之益以文也比諸見母於情於禮果孰緩急輕重

耶此愚所以又必依儀禮見母而後字也徑言見母

不言見父賈氏謂冠畢則見父不言可知是也夫因

見母知其必見父則因見父知其必見祖也無疑矣

朱子從溫公不冠于廟是以多見廟見父母一節誠

不着儀禮之簡易周密也始加用緇布冠玄端服者

從儀禮也無則以深衣幅巾代之從文公也擇而行

之可也古者再加用皮弁士與天子視朔服也三加

用爵弁士與天子祭服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則今

士三加幘頭亦不必疑其僭矣庶人用之則為僭爾

中間儀節微有出入要不出儀禮家禮之外世之師  
心自用肆其臆說以自附朱子忠臣而不知其為朱  
子之不孝子者固為有罪其或拘攣習俗聞見之近  
不能擴克本心不可限量之神至終身不敢開口明  
目引手措足於文字訓詁之外魯魚亥豕之謬亦且  
為曲說以求通亦豈聖賢佑啓後人之意哉道理極  
天地而無窮人心通古今而一致朱子尊信儀禮而  
家禮則不必盡同於周公尊信伊川而本義則不必  
盡同於程傳此愚之所願學也不然豈敢妄意儀禮  
家禮之間述孩提可知可能之見以自納於吳楚僭

亂之科哉

朱都憲楊侍御從祀鄉賢議

明王宣

議曰鄉先生沒而祭于其社古制也今之附祀學宮  
其義蓋倣焉或以功或以德或以學文或以忠孝節  
義才望非有貴賤尊卑品節之限凡人心所喜慕向  
仰皆得為之惟王祀夫子而以古今名賢大儒配之  
者則不敢僭鄉祀之賢蓋有一鄉之善士有一國之  
善士有天下之善士隨其所至有聞於當世有開於  
來學有功於天下國家君臣社稷者焉嘗考吾鄉前  
哲都御史朱公鑑當正統間權臣挾天子出師公在

外藩上疏懇留極言虜勢猖獗夷情不測 太皇

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而大駕已出不可復止土木

之變京師震動公在外藩勒兵勤王又考御史楊公

智當成化間其在朝廷風采壁立因天變上疏極言

時政闕失以見致災之由又乞 皇上示徹樂減

膳之勅大臣推指俸救民之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

侈用濫賜之財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又謂

宮闈之間愛或失均則螽斯之福未臻於內左右之

際威福僭差則予奪之柄下移於外宰執或阿附苟

容而當職不職臺諫或顧忌畏避而當言不言掌

或昧養士禦寇之方司銓衡或無進賢遠姦之實

士師非其人而天下之刑獄不清守令非其人而軍

士之利病未究中外百司瘵官曠職玩法欺公上天

譴怒下民怨咨水旱之災星文之變未必不召於此

疏入同僚股慄公吐辭直氣動止如常士論偉之曰

真御史也以道自許不容於時遂有廣西潘謫照磨

之命大臣有申救之者改廣東化州知州卒於官萬

里投荒九死不悔平生見義若嗜欲不畏義死不榮

幸生故事不疑所行有萬夫不可奪之勇雖身處貴

顯而飲食宮室男女衣服貧約清素有寒士所不能

及者可謂吾泉之烈丈夫矣嗚呼自光岳氣分士鮮  
全節群然而起持方尺之帑書皮膚之文乘時以投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不恥不忠不畏不義者往往  
接迹於當世有能拔出於二公之為人雖其所行未  
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  
足以風勵人臣楷範後學躋之俎豆之選以並前賢  
之列實惟斯文之清議發於至明至公之心之不容  
已者晉江舉人後學王宣謹議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謚議

明王慎中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瑀之繼室也何君

為主事已滿考以錄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  
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為安人矣不舉其封  
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  
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  
術脩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為家人法而  
謂之曰列如今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  
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  
有益於世教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  
脩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  
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

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夫為妻於舅姑為婦於子為母於兄為妹於弟為姊於姪為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為能備陰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曲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

不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臧獲知之

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

所得聞其臧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閭

巷凡人媪媪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

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

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

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往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

夫是才識之優也而斂飭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儆戒

諄切靡朝伊夕室暗宅奧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

干於動靜雖以輔攝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別出於自

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澹好引古人狷苦高潔行  
 事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自給歿至無以為殮  
 絕無咨歎不安之感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  
 勉有無勤身畱生佐何君賓祭未嘗陋褊劇情非惡  
 廢禮督厲臧獲無使浮食而拊視恩卹猶以亦人之  
 子畜之疾遽詬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之閑也今  
 者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著行路  
 之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  
 也几筵之奠烹熟饋醕一觴一匕竭舉察之敬如平  
 生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棺

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為獻與給曲中厚薄  
 之宜治葬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  
 夫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  
 之妻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嘗  
 可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為之測經費存危誠誨諭夫  
 兄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  
 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  
 不動心而一二孺姬昏童不可理論宜在以義斥絕  
 念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  
 既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

其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札  
秉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  
拜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奴僕不以為諫皎日正寢  
十日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  
行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  
經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  
議如此某既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  
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  
峰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  
二君之所可於是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  
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  
矣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益多讀其旌而欲  
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  
前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  
皇任姒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  
共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本朝

廟制三大禮私議上朱侍郎

明李愷

伏讀國史竊見朝廷典禮義可釐正者在  
有其意群臣不能將順者二言之則犯不諱之僂  
列宗



世宗有以道事親之美舉朝觀望而未改者一行之  
則為紹述之善夫七廟常典統緒相傳夏商周之廟  
直列世次夏太康仲康商祖甲周幽厲未嘗絀而不  
列也子孫豈可擇祖考而為廟乎建文承祖之重四  
年矣雖其紛更法制誠 皇祖之罪人 成祖  
訓兵除之大義滅親固也然當 成祖未即位之  
先建文君猶君天下也四年以來其施為措置雖不  
足觀然有一日之君必有一日之政事而使之湮沒  
不傳將來者何以徵也 高皇帝聖神文武動罔  
不臧今以建文君之紀貫於洪武之年號後世疑以  
傳疑將無以其所過舉者而誣之我 太祖乎且

洪武三十一年爾今日三十五年是宥天之後猶能  
撫綏四海統理萬幾此必無之事難以示信也

英宗皇帝嘗憫建文之無後出建庶人居鳳陽語太  
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  
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今復其帝號以世次序於昭  
穆之間令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以建文年號告

高廟而追謚之况 成祖當時葬以天子之禮矣  
今一列之不亦善繼 成祖未盡之志乎按正統

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大同失利太監王振不與大臣謀議獨挾天子親征駕行命郕王居守師駐

土木虜四面逼圍遂擁駕去報聞人心洶洶京師大震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邦

既而復命郕王宜早正位蓋以時方多事國福長君故也王涕泣固辭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然後不

得已即皇帝位當時社稷為重君為輕與唐肅宗靈武之事一也使景帝不預登大寶吾恐天下之事難

言之矣獨不見宋人靖康之禍耶况多難之秋篤任于無選將擇能練兵主戰社稷不至於南遷狄人不

得以勒我者伊誰之功與英宗還駕景帝拜迎相持而哭推遜良久授受之意昭如日星一旦不豫

英宗復位徐有貞輩乃貪天功以為己力首倡奪門搖動國本於景泰七年君臨天下之號一旦改除

英宗後鑒其誣深懷怨悔未及改正遽爾上賓憲宗嘗體先皇鞠子之哀改戾王為景帝謚曰

恭仁康定不一而足其言曰朕叔勘亂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姦臣貪功請去帝號先帝深懷憤

恨不幸上賓未及改正斯天語也商輅贊之為堯舜盛德然而未得稱宗未饗太廟歷朝因循實為缺典

夫人臣有功於國者猶得附饗于廟而况正位于九

重之上內輯億兆外當強胡七年之間社稷攸賴以

德而言德在天地以功而言功在祖宗及不列之九

廟豈為禮乎 高皇帝混一之初即立四親廟

德 懿 僖 仁是也 德祖居中左右

以叙神聖百年積至 英宗之季九廟之數備矣

憲宗升祔當祧一祖 孝宗命禮部集議詹事楊

文懿公主於功德欲祧 德 懿 僖

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以 太

祖擬饗契歲暮給祭則尊 德祖尊尊親親明道

備矣尚書周文安以 德祖為周后稷百世不

遷祖而下以次遞遷當是時也世數尚存從文安之

說簡靜易行從文懿之說窒礙難處嘉靖十七年

世宗斷自宸衷奉 高皇帝為不遷之祖改號

太宗為 成祖復上 獻帝為 睿宗並祔

九廟祀焉此 世宗孝親無已之心也為人臣者

以天道事其君為人子者以天道事其親以 睿

宗列於九廟於義何取昔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下也故

武王得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猶我 太祖之

追尊四祖者也今

世宗所嗣之緒果續之

獻帝乎抑續之

祖宗

列聖乎續之

祖

宗列聖而曰受之

獻帝謂非有兩統乎此

一人之私也非天下萬世之公也我朝之制子為天

子其毋獨稱太后不稱后不得並嫡同饗是迺有奉

慈之殿所以明徵也君臣之分與嫡庶之分奚殊哉

獻帝本安陸之藩王曾北面於

武宗者也今偃

然居

武宗之上吾恐

獻帝在天之靈必不

安也特設奉天殿一歲五享祭有常尊此萬世大道

為公之常經不容以私意雜焉者也或曰以子之言

太祖擬稷契是矣其如追王之心何曰禘祭仍舊

德祖尊崇之意依然在也况

世宗以

太祖

配天既以配天又不正東向之位其可乎若不祧

四祖以

德宗為

始祖則是七廟之中既有

始祖又有

太祖名與實乖矣或曰嘉靖中議五

年大禘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今以

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可乎曰

我朝

德祖而上譜牒難知嘉靖中年太學士李

時議設皇初虛位以為所自出之帝其誣甚矣今以

太祖為始祖以

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其義不益

密乎嗚呼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斯禮也非達乎天人之理者不能變也非存乎無我  
之公者不能變也非天子之心釋然不可變也非大  
臣百執事之心釋然不可變也非天地祖宗臨之孚  
佑之不可變也位卑言高罪也讀史臆見發憤不已  
敬為門下誦之

築外城議

明莊士元

曩歲達胡傲嫚賊虜憑凌罔安疆圉犯我郊甸  
天子赫然震怒彰薄伐之威詰逗遛之吏於是胡虜  
竄首遁逃於萬里之外國家由此謹烽燧增墩

凡百隄防備禦之計日以完密有司猶以為未  
也請略舊址築重城以壯國威 聖天子下其議

嘗聞之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聖人圖於無形之中而設為有形之險所以禁侵暴  
而懲不軌故天下不敢萌覬覦有司所言殆亦先王  
之法也但古之舉事者必順天時凡有興作必視民  
之所勤勞者勤於力貧者勤於財是正省工築節費  
用之日而驅罷散之民事營築之務瘳有限之財為  
不急之工此恐非國家之長計也藉使有司有所計  
不煩民不費國而可以成功則天下之財已盡入於

官不知一畚插之費一板幹之資囊土寸木將於何  
取之異時有急賦歛必不得以不增賦歛日增米價  
必不得以不貴此恐非百姓之長計也今被水之地  
既無秋成之望郊甸之間旱魃為虐百姓囂然若燒  
若焦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復加之燠氣之鬱蒸力後  
之疲困則流離餓殍之民不待他日而後見况夫達  
虜叵測尚未悔禍近日以來屢挫我邊疆屢毒我生  
靈彼見吾京師脩城如此之急必謂我有甚畏之心  
示至弱之形召侵侮之端非所以壯威重之策也夫  
達根本之慮者馳域外之觀垂久遠之謀者通昭曠

之原古者天子以四夷為守六典有法六官有職九  
畿有藩九服有衛所以區別其內外隄防其人民者  
固自有道今 天子威武神聖外薄四海大臣百  
官待命於輦轂之下銳師健將奔走於萬里之外絲  
牽繩聯總合于上御得其道則捍禦有堅城之固用  
惟其人則折衝有藩翼之衛詩所謂价人維垣大師  
維藩者也又焉用城之城保於民民保於德京師內  
有疊阜之繞外有重關之固右太行而左東海是非  
山川丘陵之地險耶今日之患兵有備禦之名而無  
其實將有使兵之柄而無其財善為國者必因其所

不足而置之有餘之地然後可以善其終顧以有用之兵財而用之築城之工未見其可也若謂京師天下根本不壯固無以重威則王者以四海為家以王畿為室堂以諸夏為藩籬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道也豈當示天下以狹哉然有司之說必以為天下固有無名之費而不益於用今一外城之築其勞可以曷佚其費可以計遠不猶愈夫徒費而無用者信如此說是尚不免於勞與費也豈若於無事之時以漸而脩之量力而舉之力足以經國之用則雖有大役而不勞財足以贍工之資則雖有大成而不費金

而舉贏財廉而用奢此春秋之所謂不時費也

夫恤內者多畧外務近者必急遠外城之築不過以威遠夷其憂猶在外也去歲河水為患邳徐之間父棄其子夫棄其妻仳離困苦之狀呻吟號哭之聲有入之耳目所不忍見聞者有司不為之存卹不幸無知之民弄鋤挺於草茅之中將使誰禦之乎是其憂在內也在外之憂士大夫之所共慮亦不可謂無患也在內之憂士大夫之所不慮而其患尤有其焉聖人之治天下必從其所急春秋凡一城之築必謹而書之固以勞民為重事也敢述斯議焉

評

歸去來詞評

宋陳知柔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踏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兩邊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也

蘇武評

明丁自申

蘇武十九年之匈奴其精忠大節可使貫虹日而厲冰霜雖黠虜之酋長知所畏伏而窮崖之山川猶為呵護其得持羽旄盡落之節以歸報天子蓋濱九死而出一生寔天有意焉以垂忠臣義士之勸而書之青史有餘榮焉何宋儒之論乃曰蘇子卿啣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衽席之下乎或者又為之解曰武之不屈節於單于而多歷年所也又棲於無人之境魑魅魍



魍之所竄伏猿兔狐鼠之所悲號其不得已而為此也姑以消其無聊之歲月庶幾待盡於絕域因以志其北風丘首之感也此在宋儒之論固為不諒武之深而或者之言又何以待武之淺乎且武何如人也彼其視死生猶旦暮視十九年如一日耳夫輕死生而不有吾身乃猶不能忘情於身外之奉能不愛速死以次一旦湏臾之命而猶有所遲回觀望於十九年未死之日此其前後心迹之不侔而豈所以論武也蓋當是時李陵以單于之命置酒游說備述家難武兄伏劍弟亦飲藥母夫人亡葬陽陵少妻更適舅妻存亡未可知武當未死之年聞茂陵賓天南向拜號其痛先臣建丘墓不守而歲時無以享其血食也忠臣孝子之情誠亦有之豈無懼無後之為大而思所以延先祀於不隕者乎武嘗有言臣事君如子事父也吾以武之忠知武之孝蓋世固未有忘親而能盡忠於國者文丞相之送死於燕京也而兒女妻妾之悲發於六歌惓惓在念至語大忠者不以是少之以武之所遭如是豈得以不拒胡婦為嫌哉其後武老歸漢而子以坐累伏法向非因平恩侯請贖胡子通國則武幾於無後矣然武不負漢漢之所以處武

者何如哉夫以十九年仗節之忠而不能庇其一子  
之犯法周官八議之科漢獨未之行乎宋洪忠宣公  
皓以使金晚歸高宗嘉其忠貫日月而三子竝紆金  
紫以貴顯著稱蘇武之節當居忠宣之右而遺孤之  
庇不及三子遠甚以高宗而視宣帝漢其有負於武  
矣抑亦天之未定也

說

末猫說

唐陳黯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  
兔類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為盜每  
竊食能伺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  
捕者而舉言其人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  
爪之用食生物善作奴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  
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為  
主人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群鼠皆不敢出穴雖已食  
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人何不敬其狸  
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為本農之氏  
為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崇末故曰猫猫乃生育於  
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  
而食之以為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

又其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天與鼠同為盜農遂嘆曰猫本用汝怒為我制鼠之盜今不怒鼠已是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為用而有鼠之為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新乳歸而養既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禦暴說

唐陳黯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表虎狼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

可知也自口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為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猶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其暴豈有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心學二圖說

明陳真晟

陳剩夫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  
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覺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  
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  
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  
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點白蓋太極生  
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灣而向左又各作十  
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即  
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  
升訟為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為正曰立冬明  
夷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為中曰立  
夏蓋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  
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  
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白復靜之左半黑而  
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  
陽動靜也然黑白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  
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  
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  
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  
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

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  
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  
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  
圖義之要而盡也者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  
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  
固不外此一圈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  
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  
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用成  
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

世記誦俗學之所以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  
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  
是精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  
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  
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  
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  
者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  
科舉是以士以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  
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  
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

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充望有以是正之

理氣說

明黃希顏

孔子曰太極生陰陽邵子曰道生天地是理生乎氣之說也蔡季通曰理先而氣後朱元晦曰有此理而後有此氣是理先乎氣之說也世之學者往往多以此為疑惟恐有理氣之分判為二物耳殊不知理勝乎氣氣載乎理雖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也善乎孔子之論道必以形而上下言之則理氣之辨明矣蓋理虛也氣實也虛者常存而實者迭有也是以天地未判之初陰陽未生之始必有理以主宰之然後動靜有所分清濁有所別不然則成一氣塊耳何以為造化之機生物之本哉然而伏羲之作易兩儀之下未嘗言太極也至孔子始言之仲尼之贊易太極之上未嘗言無極也至周子始言之此皆人世之所駭而聖賢之不得已也何者弗烈其聲而聾者弗聞也不燭其形而昧者弗睹也如孔子不言太極則以氣為

理者多矣周子不言無極則以道為氣者衆矣故聖  
賢不得已而後有是言也是豈好為竒恠之論也哉  
愚謂太極一圖不出伏羲範圍之外其曰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即伏羲初畫之兩儀也其曰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伏羲次畫之四象也其曰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即三畫之八卦也其曰萬物化生  
即因重之六爻也夫豈有二致哉蓋天地造化之具  
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萬物生成之理不過氣化形  
化而已是以伏羲之畫卦必始於三畫而終於六畫  
也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之謂與若夫邵子一  
生二之說亦以見畫卦自然之妙而變化之  
耳是豈伏羲之本旨哉愚敢著是說以祛世人之惑  
觀者恕其狂妄之罪則幸甚矣

純伯說

明劉汝楠

林子天德冠德之母與汝楠之出兄弟也翁文甫以  
其字問余迺借以純伯易厥名而演之曰惟民帝天  
惟天畀純惟純一德子言於川逝者如斯而不舍也  
匪評川也化洩於斯坎而不止乃見天德君子法之  
則能純焉故純者天地之性也傳曰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言純也夫寒暑交而四時行焉易而不悖是以

陰變陽禪而草木生焉運而不積是以化變化相推  
而不相失也是以純故天不言而民推高矣地不言  
而民推厚矣四時不言而民期信矣夫此有常以純  
其德者也民受中以生剛健之德富于乾勇其純也  
可京天地也聖同天純亦不巳而後之言德者必稽  
焉聖民之積也謂弗克純賊也而蔑有純者習化性  
懷敗名衆長妨能多方喪已凌進則力睽愆期則業  
毀于越異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言習也進退左  
右六驥不致懷也蟹二螯六跪而拙於螾鼯鼠五枝  
而困衆長也行衢道者不至尋岐路者不獲多方也  
東野之御文而百反以敝其進凌也水旱廢田則  
拊閭廢市則索其期愆也君子善習以長智則方從  
其類矣去懷以豐譽則宴安不能醜矣降材以力學  
則長弗妨矣定趣以執神則心結於一矣裕志以居  
正則遠能致矣多積以俟時則用有徵矣是故性成  
而不染則變也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也變化以純  
并一而不貳則民之德通乎天矣惟是純伯念之哉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純之道在天為健在  
人為不息子識余言以徵德焉雖天其舍諸

梅谷說

明梁懷仁



學泉子冬讀書于梅山居懸石之陰墜落梅之英於是窮天地之端理萬物之竅方兀然其若思少焉有客來自孤山笑指空谷之梅譚予曰子知是是天之所愛地之所私四時之所厚者耶余曰何居我未之前知也客曰夫方剝而華寧無愛與藏芳於谷寧無私與得春之先為萬物府寧無厚與夫形生若寄造物若意奚以然子惡知其然余嗒焉久之悟乃撫几歎曰倚吾起夫客之譚梅也得人道矣夫梅其色也澹於清守於白得天地之素其植也附崖穴邈夷曠散而相露發芳蒞無意于人知得天地之幽其生也形於無形色於無色枝葉不與同生草木不與同枯得天地之讓夫反色於素然華莫加之避芳於幽然美不渝焉退然讓物物未之先也是故其素也天之所以愛其華也其幽也地之所以私其芳也其讓也四時之所以厚其先也故曰至華不色反於朴至芳不洩養於虛至先不爭居於後古之真人天亦私之故其德純樸金玉追琢其心虛空中涵萬象其行若黜為群生率梅之道也夫太朴不散純古之極谷神不死天地之根江河能下百川之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耀也去其飾守其白為天下質知天下之不可

勝也去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知天下之不可先也  
去其進守其退為天下後人之道也嗚呼吾起夫客  
之譚梅也客曰悟哉譚梅得人道盡矣有山人謝鑑  
號梅谷子其說之余曰夫夫也非肄業及之也吾將  
擇所告者客曰山人貌若愿居若深若與世無競且  
喜聞吾子之言也子書之吾輔彼進於是嘉靖庚寅  
年五月望日

二貓說

明丁自申

丁子夜坐書舍苦多鼠為虐命童子買小貓二豢之  
以其物畜余舍未習也防其逸閉于室中二貓鳴相

和行處相友有食必偕逾半月兩相懽也一日童子  
不戒于門二貓逸出趨而執之貓以為將繫已也獲  
狸四走僅獲其一而一者不可復追矣則復置其一  
于故處悵然如有所失也徹夜至旦哀鳴不絕聲累  
日御食竟毀形而稿死嗟乎是貓也不忍同類之亡  
去悲咽絕粒寧死而不欲獨生也於義厚矣而彼貓  
也受主人半月之豢一掉尾以去不返顧向之聲相  
呼而行處寢食與俱者其類之存與否不恤也是不  
惟有負於主人而且忍忘其類矣然則去貓為傷義  
而死貓為傷仁哉因讀蘇子卿答李陵書陵既負主

而子卿顧睠睠於友朋之義何與吾於二貓有感焉  
篇

華心篇

唐陳黯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荐  
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  
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  
于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  
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感於帥也曰帥真  
焉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  
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辯心在察其趣  
獨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  
於夷域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縮少卿  
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殫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  
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所知  
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  
于文明之化盖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  
華心

立志篇示門人

明留子陳

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  
深耕易耨去其螽蟴時其灌溉蚤作而夜思皇皇然

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遊者衆矣雖聞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

述婚篇

明蔡元偉

婚娶之禮友朋之誼近世古風微矣縉紳家多不問其家世善惡之積與其人意氣高下唯擇厚貲而許之彼亦知勢家之利吾有也忍割所欲以奉焉而資其勢以為榮久之求無厭而兼受侮則亦生悔然無及矣其次不欲與若而人為婚則必遴其敵已者為偶然相尚以繁華相責備以施報來往稍不及則對言日至每不令厥終至於交友無論臧否顯以責賤貧富為低昂苟貧且賤矣雖賢日漸以踈外况與婚乎予於是益嘆古道之微也吾友尤君思所蚤登薦

書其榮顯可屈指計數以待乃五男三女俱擇未遇之友八人面與婚不別求媒妁此其心豈預計八子後日之偕貴哉亦豈無貴若富勝已者之可以為利哉人以其不近人情咸癡之予亦怪而問其故則徐應之曰彼數友者俱吾同筆研同意氣人也休戚與謀禍福與共有無相資吉凶相慶弔如貴賤貧富之相等則已矣乃或異日之不如已也誼當厚往而隆施今托姻婭之戚施之不尤為兩得乎故吾自喜其筭之多也且吾觀世之號稱通家者聽其面相與語則皆津津然情濃矣不幸有一焉賤且困彼得志者

猶斲於一毛之拔一舉手之勞問其家之所苦樂則罔聞知也而作書輒曰通家生通家生吾甚惡之而忍蹈其轍哉且吾之為是有三便焉相知之深則俗儀可殺百費以省一也聲應氣求門無雜賓二也婦安其姑甥宜其舅閨門懽洽釁乃不作三也誠與世齟齬不自知其不可也斯言也予聞為之憮然歎賞者久之又廉其八人中有謝子者先許婚而未就因其歿也遂卒成之克已為義尤世所難市道交者視此能無愧乎是真可以敦薄夫勵末俗為泉之婚娶者式矣

博愛篇

明黃喬植

韓子稱博愛之謂仁儒者多病之以為不根之論噫亦太甚矣世儒之言也其病之也奚居將以為涉於墨乎抑以仲尼之告子貢者而病之乎是過矣夫墨邪道也無以議為博施濟衆理之周也堯舜病之而子貢躡焉故夫子非之博愛之說可於此同日語乎感於物生於心無所發而無不惻以隱者博愛也內則父兄外則親長其愛之也宜矣東鄰之子而呱則哀西鄰之子而呱則哀草木禽獸之物而死則哀銜石墻堵之微而毀則哀疲癯殘疾奸滑寇盜仇讎疾痛之人而死則哀吾心之感無所發而無不愛則韓子曰博愛也奚疑焉或曰古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今韓子不言親親之道而遽言博愛之謂仁非啓人兼愛之端乎噫為是疑者亦固矣夫韓子所謂博愛者言乎仁之本體也原天地生人之初而為言也今有士焉以親之當孝長之當敬則朝而惕夕而勵以求孝親敬長之道猶恐其未至也出遇孺子且將入井亦必怵然惻以隱矣豈將曰吾未盡事親之道未可以愛斯人乎噫無是理也天地生人之心其愛固自爾其博也若夫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百世

一人而已視至親如路人者百世一人而已一人作  
之十人昌之百人風之聖人懼其漸之長也後之人  
或惑其端或染其俗不知愛其親而遽以愛天下之  
人也故為之說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斯言也  
為人之害道者言也若夫天地生物之初則非然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其遇也感物而惻其出也臨民而慈又烏有所謂知  
親之當孝而後孝之知長之當敬而後敬之然後以  
仁民天然後以愛物哉故曰韓子之言仁言乎其本  
體也原天地之初而為言也學者不通於聖賢之教  
而拘於習俗之論見不出衣帶之下而欲譏議書  
之上無異於以耳食物又烏知其是非哉

末學篇

明黃喬植

自昔君子將立身行道紹述前聖曷嘗人人而遇世  
哉然終始不變所守者信道篤而自志明也見於斯  
則行於斯行於斯則守於斯行之而知則行諸行之  
而不知則守諸守之而終身無聞則死於斯故絕粟  
採薇餓死西山夷齊不以其故變清三仕三黜見議  
或人下惠不以其故變和是皆古先聖人而學士之  
所樂道者也豈非信道篤而自志明者邪若夫於陵

仲子不以困窮變其廉陳相許行不以孟子變其學  
豈非後世之邪術而薦紳先生所深闢者邪要其歸  
皆各守一道終死不變豈若近世脩身行道一有不  
遇而每輒變以徇人者等哉方未遇時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必歸先王之成功一或攀龍  
附驥則相引以勢相導以利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枉  
法獵民以奉私儀貪暴淫欲不顧廉恥其或小知義  
理才足有為一旦不用遂自委棄索財招利以求資  
已日言公事以煩民辭悲夫官不官變為商仕不仕  
變為賈聖賢之道今為泥土此於陵仲子陳相許行

其終始所守為何如哉昔仲尼畏匡菜色陳蔡饋  
糲糟糠不厭原憲紙冠空室蓬戶當此之時苟少  
貶其道而為儀秦之計顯富尊榮曷足道哉然孔顏  
原憲不以易其守者信道篤而自知名也子曰遯世  
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曰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  
而不芳君子脩身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達則兼善  
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  
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人之洵洵  
而易其行詩曰禮義之不訾何卹人之言是道也孰  
明而孰行乎果安在哉果安在哉



述

甘露述

唐歐陽詹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  
莆邑人濟南林公攢大夫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  
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將  
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  
終思盡其動含隧品章則有主度不敢越也瑩域固  
護實在我私當墾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甄甕  
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  
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窆也春五

月二日忽異氣自天氣盪下蒙非雲非煙霧縹緲  
彩耀光鮮馨香馥然朝起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龍  
已栽松柏洎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桐  
子公竒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異於人間所甘之甘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  
然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  
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  
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  
褒旌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  
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

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鮮凝結  
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手  
禮幸而獲見彌聳不足遂為之述

朱氏父母孝感誌

明朱鑑

鑑讀禮有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又曰古之君子  
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其無美而稱  
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三  
者君子之所恥也鑑既知父母之善苟或泯而不傳  
其為不明不仁甚矣豈不為君子所耻哉先考贈嘉  
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朱公則文早喪父母鞠於伯父

朱德善伯母劉氏元末兵亂陳友定據泉麾下暴橫  
欲殺伯父以取財則文趨抱而泣曰吾賴伯父以生  
若亡則吾不能獨存請以身代暴橫者感其孝義遂  
兩釋之盡掠資財以去先妣封太淑人陳氏湟娘事  
親極孝謹既歸吾父值兵荒家窘尤甚洪武庚午鑑  
始生母陳一夕夢神告曰汝夫婦孝感天將賜金助  
汝不給未旬月火光現臥室中隨掘光處果獲白金  
三百餘兩父母持以祝天曰天既濟我不敢獨利乃  
易穀數千斛賑恤貧孤及助弗克喪葬者不營資產  
越數年依舊艱難永樂二年外祖母吳氏歿母陳無

力追脩每旦夕焚香告天求助旬月間其夢如前仍於臥室中復獲白金二百餘兩以營襄事永樂五年丁亥三月鑑甫成童不幸父則文亦故母陳慟哭幾絕仍旦夕焚香告天曰夫亡子幼家無餘資將何以為營葬之助願天哀憫救濟即於是月果見群鼠於父柩下聲叫甚異母疑而掘之又得金鐲首飾之惠始得變賣追脩功果營辦葬祭及償公私債負時人皆謂孝感所得永樂甲午始送鑑入邑庠習舉子業母陳復旦夕焚香告天曰吾夫早逝願吾子學業有成永樂丁酉報入鄉闈未試前一夕鑑夢神告曰明日省題是出門如見大賓等章既入試七篇皆是所夢後二場夢應亦如之遂中禮經第三卷鄉里又曰皆爾父母平日陰隲所致厥後會試中乙榜除教官擢御史陞叅政布政轉副都御史支從二品俸巡撫山西及鎮守鴈門關事寧致仕非鑑所能是皆祖宗父母積德冥冥之中致蒙列聖厚恩俯念微勞

歷陞前職豈偶然易得哉嗚呼吾父孝義而能捐軀感賊救伯父於臨死之時吾母孝節又能感動天賜獎母夫於艱難之際孝義孝感至再至三天下古今世所罕有若不明著以示後人誠為君子所恥雖蒙

二次封贈皆由鑑職推恩而父母已善未嘗暴白於世謹將父母平昔孝義孝感等事實蹟具本令嫡孫朱輅親齎奏聞及求當代名公序于首簡於禮當誌鏗梓以傳非惟激勵子孫亦可勸勉鄉人俾世之為子為婦皆知所以行孝義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化強暴也夫

戶部主事周蹟山罪錄

明李愷

罪錄者何終蹟山子之志也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也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蹟山子之事君也何獨不然敬為之著罪錄

嘉靖二十年春正月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上疏極言時政爵陝西富平人天性孝友為御史以疾家居朝自推糞車妻午饑之其清節聞天下庚子詔起之正月戊子微雪群臣上頌稱瑞爵感憤言大臣安危利災因論翊國公郭勛擅權太學士夏言不宜居相位崇道教興土木數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時自太僕卿楊最以直言死中外杜口爵疏入中興第一上覽怒下之詔獄疏留中二月壬申京師暴風作上深居每讀爵疏震怒擲之地遣內臣微伺爵無恙特旨下錦衣衛鎮撫司復杖之重梏爵風暴作二日

京師呼為揚爵風聞者寃之無敢訟之者四月辛酉  
九廟同災燬 成祖 仁宗主辛酉夕東北方

焰灼天觀者震愕有火毬從空中落遠奉天門夜火  
自 成祖廟起延 列聖廟風猛烈從官不能

救六主抱入二主焚于火甲子日 上躬告南郊  
乙丑告北郊丙寅安 列聖主景神殿丙子下詔

停大工許大臣自陳各官陳條政事時給事中戚賢  
等上疏剴切大臣餘各以彌文言事楊爵繫再月濱

死無敢論及之者庚辰戶部主事李時春應詔陳言  
時春河南光州人疏言用人理財正直剴切 上

覽怒留中不下五月戊子戶部主事周天佐應詔  
言訟御史楊爵寃奏為奉旨陳言乞宥諫臣以光聖

德以回天意天佐字宇弼少讀書貧苦并日而食乙  
未奉詔歸娶軀幹小瘠平居恂恂篤信日深念草疏

將上聞矣妻問之亦不之告戊子早朝自捧疏入出  
始語其友鄭一鸞已丑予偶至其家談笑移時絕不

道盡言事蓋忠耿由天故動定從容死生不惑志云  
庚寅下周天佐于詔獄 上覽疏怒甚疏留中不

出庚寅晡時內臣傳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鎖綁你  
衛裡實切打六十棍牢固樞因天佐是早收整書卷

青衣小帽待罪無一語及家事軍校綁之索痛入骨  
天佐語之云上䟽時自分已死綁不敢辭壬辰杖主  
事周天佐干錦衣衛奉旨實坊杖天佐東廠內臣監  
杖五棍易一校比御前者不減天佐從容解衣就杖  
至二十五棍呼云皇天犯人天佐何罪至三十棍又  
呼云 祖宗犯人天佐何罪旁觀者泣下如雨軍  
校私語云此人人小心雄左順門內臣歎曰六科十  
三道無一人啓口救楊爵而戶部主事能救之名曰  
天佐真天佐也癸巳日中主事周天佐卒于獄天佐  
繫獄後一夜風霾大作將絕也目獄卒欲語之口不

能出一聲既而呼父母妻子終慨然曰吾昇去矣  
時手猶執杻具足猶在柙床楊爵私涕曰哀哉子生  
極南我生極北子以救我殞命庶幾來結再生緣也  
甲午錦衣衛奏周天佐死獄中丙申長隨內臣傳旨  
周天佐錦衣衛會勘驗明白着地方領出埋了罷丁  
酉廼出屍于詔獄之水門前數日予偕鄉人鄭一鸞  
各出資預贖之棺衾如禮屍出面黑不腐有血水在  
喉中出遂於錦衣衛後衢為蓆蓬殮之是日也日色  
黃白無光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妻吳氏哭之絕而復  
甦士大夫聞有遺腹喜既而又生女友人李愷揮淚

序始末以貽其家復為詩十章以弔之季夏望日記

述麻姑山始末

明蔡元偉

余少時常得觀顏魯公麻姑山仙壇記心甚慕之私念無緣可以登眺少償宿願既而轉秩撫郡計茲山在鄰封當得乘便一往即署篆年餘又北覲歸復署篆竟不敢越境以至嘉靖乙未冬以公務詣建昌稍暇往遊焉欲作一記以拙於文詞且前賢叙述已備姑參諸記述其始末景跡興廢志歲月云按麻姑山舊記自東吳天璽間有真君王方平韓遠者過茲山度蔡經遣人與麻姑相聞因留仙蹤故得名又古傳

謂姑乃宣城人妙齡時嘗偕寡嫂出汲與一女童共戲水傍因遲歸嫂訝問故姑以告謂其來莫知所自去莫知所之也嫂命姑伺其來則以緋線綴彼不嫂踵後視果徐至松下忽不見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若嬰兒狀嫂命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自嘗盡飲其汁以此得仙又傳姑嘗與其弟入山採薪甚艱姑獨往輒獲多薪弟異之伺姑宴坐林間諸禽鳥皆啣薪而至歸白其母因母窮詰慮機洩遂棄家去後數年復歸問之云回自青城山其衣弊垢其家人欲易以新衣姑曰自有仙裳非世服也復棄家去南遊吳地

盱江小有洞天仙之巔即此山云其地離盱郡十五  
餘里前行十里記有尋真亭今廢又數百步有雲關  
嶺極峻當山路之半有半山亭行人倦多憇息于此  
舊有枕流垂玉二亭俱廢亭下瞰深崖望城廓隱隱  
萬狀驚心奪目所謂積靄縈江潏者今親見之行二  
里許有觀瀑亭其瀑泉自西北而來一源直下中分  
為二瀑人稱雌雄泉前復合焉行一里許有木橋橋  
下有水自石崖而出與瀑泉會其聲淙然石罅有泉  
側出名神功泉僅尺許甚甘好事者稱其水重於他  
水汲之釀酒更佳麻姑酒之名得此又稍上行數百

步至仙壇名為仙都觀榜曰小有洞天巔然為東齊  
藩障春間遊人絡繹如織即蔡經故居也宋有三門  
記曾南豐撰云至其處其地平寬衍沃倍於他壤今  
觀之信然入其門有三忠祠乃顏魯公李忠定公文  
信國公在焉中有元通殿姑仙位其中殿前之左有  
古松一株經年不知其幾松前數步有鄧紫陽真人  
墓起棺中空獨遺象簡袖爐而已舊有古藤七星杉  
皆被人斬伐又有凝真堂皆圯右有三清殿藏書山  
房其山房今廢嘉靖丙申新建有省愆堂及前三忠  
祠皆郡守王公度為之山上有仰高亭齊雲亭及碑



俱無存山後有諸峯與桃源相直又有碧蓮池在觀  
前已塞為田今其觀多圯壞道士亦寥落僅秋祭不  
廢吏茲土者得無惻然乎麻姑十里有丹霞觀記謂  
仙人所窟宅欲經往其處道人謂其觀壞已久兼是  
日風寒冽甚又將暮乃不果以歸嗚呼昔之人能建  
之而後之人皆莫能葺之以致傾沒盡廢前功良可  
惜也豈其心顛顛於民事而不暇及耶抑志有昏於  
彼則不能心曠神怡於此耶噫已往者吾不得而追  
矣不知後之興廢又當如何也世皆謂仙非吾儒之  
所尚然非清虛恬淡蟬蛻於污濁之中而超然於塵  
埃之外者則不能以為也朱晦翁欲往從非  
以不敢偷生不果然微翁之清明高爽其能超鴻濛  
而遊造化乎予困在樊籠中日久然心神未嘗一日  
不遊於物外故於登茲山而益有感云

問

詰鳳

唐陳黯

楊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  
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  
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  
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

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  
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  
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  
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  
德則是稔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  
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  
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知其時耶  
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  
雖知莽之不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  
也何過之深與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  
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  
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魯不聞矯為其辭以  
求庸於魯惟慕仲尼之教以著書立言為事夫立言  
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又况求信於人  
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對

真龍對

唐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  
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  
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人實

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  
豢育宛蛇魚類耳真烏在哉然則擾于夏闕于鄭者  
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青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  
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  
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  
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贍腴疆土  
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爛呀成智門其為馬也  
匝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  
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群龍也  
繚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  
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矯矯攔端露威於  
公而誇瓜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復  
抽言

拜嶽對

唐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  
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  
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朐  
嚙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群山猶人之  
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  
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

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子為妄言者之箴

諫對

唐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物無死

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謬譎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與問者喜而

清江文獻

卷之七

五十五

退

清江文獻卷之七終



